

尋找台灣 生命力

音樂頑童
陳揚

文 / 郭麗娟

▲ 悠遊於各種音樂領域的陳揚，獨樹一格的曲風，獲得各種獎項肯定。（郭麗娟攝）

始於1970年代中期的校園民歌，讓許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輕學子開始作詞、譜曲，而這些歌曲能傳唱至今，「編曲」者居功厥偉，在這個專業領域中，音樂頑童陳揚，不僅成績亮眼，還為此放棄成為鋼琴演奏家的夢想，專心投入音樂創作至今，作品涵蓋校園民歌、劇場音樂、電影配樂、廣告音樂、唱片製作等各種領域，獨樹一格的曲風，獲得各種獎項肯定。

陳揚，1956生於台北，先天右耳失聰，擔任鋼琴老師的母親在他5歲時便開始教他彈琴，「母親的要求相當嚴格，每天都要練琴8小時以

▶ 陳揚1977年為洪建全基金會出版【我們的歌】唱片第一輯中的多首歌編曲。（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上，根本沒時間和同伴玩耍，可說毫無童年可言。」儘管語氣中有淡淡的無奈，但有音樂天分的他從小就被母親「設定」訓練成「鋼琴演奏家」，生活裡除了練琴，還是練琴。

先天右耳失聰，對他的音樂學習可有阻礙？陳揚表示：「音樂不是用耳朵聽，而是用心靈來聆聽。」他強調，只要願意傾聽，即使只是微弱的音聲，也能絲絲清晰，如果無心，再大的聲響也會充耳未聞。

8歲為「中國強球鞋」寫廣告歌曲，13歲在李志傳老師啟蒙下開始創作，15歲在台北中山堂舉辦首場鋼琴發表會，讓音樂大師許常惠大為驚艷，還表明只要他考上文化大學便指定要當他的指導老師。

1974年考入文化大學西樂組，主修理論作曲，副修鋼琴與打擊樂器，先後師事李志傳、許常惠、林運玲、張秋湘、蕭滋、包克多等多位老師。

考上大學，對陳揚來說是一種「解脫」——終於可以為自己的生命負責。然而這位「天才青年」一進大學校門就深受衝擊，「有位同學直接了當告訴我，鋼琴彈得好只不過是熟練後的『技藝』，與啟發『人性』無關。」一席話讓他頓然警醒——原來自己只是個凡人，不是天才，「這席話也讓我在投入校園民歌的編曲工作後，23歲那年決定放棄當鋼琴演奏家的夢想，專事音樂創作。」

大學4年都在「夢咖啡」工讀演奏，倒不是為了賺取學費，而是為了滿足自己對「美食」的要求。1977年為洪建全基金會出版、陶曉清負責策劃的【我們的歌】唱片第一、二輯當中的《墟》、《走橋要走我搭的橋》、《華靈廟》（以上3首詞曲皆

為吳統雄)、《楓葉》、《牛背上的小孩》(以上兩首詞曲皆為胡德夫)、《歸來》(詞/楊牧·曲/吳楚楚)、《匆匆》(詞/陳君天·曲/胡德夫)、《煙塵往事》(詞曲皆為陳屏)等多首歌編曲。

對於編曲,陳揚有著相當巧妙的比喻:「詞、曲創作就像人的身體骨架,編曲就像外在所穿著的服裝,身材好也要有品味的衣服襯托氣質,身材不好更要靠服裝來吸引別人的目光,改變別人的觀感。」

由於當時國內編曲人才相當少,因為感覺「被需要」而投入校園民歌的編曲工作,「會作詞的人,只要把歌詞韻律化,就能產生歌曲旋律,但是編曲是將旋律格式化,需有專業判斷與專長的人來執行。」陳揚表示,校園民歌時期許多所謂的「作曲者」對樂理涉獵不深,他經常要協助他們把旋律抄寫成五線譜。

「在協助他們的過程當中,也讓我體認到,人各有專長,所以必須先認清自己是不是個好的編曲者、歌手甚至是音樂演奏者,唯有如此才能在自己的專長領域裡有所發揮。」除了編曲,他還為施孝榮作詞的《邀舞》譜曲,校園民歌時期的歌曲,大多數曲目只有兩分多鐘,而這首《邀舞》長達四分多鐘,是首極具實驗性質的歌曲,陳揚運用打擊樂來編曲,這在當時習慣以弦樂和管樂來編曲的民歌界顯得相當特別。

1981年新格唱片以全新的製作概念,由金韻獎比賽出身的歌手共同組成「新格合唱團»,借重陳揚的編曲才華,以男女混聲合唱的方式重新演唱改編過的校園民歌,一首首原本樸實無華的校園民歌被改編為多層次的男女混聲四部合唱曲,【我唱你和】專輯嚴謹的製作,獲得1981年金鼎獎最佳唱片製作獎。

【我唱你和】首開先河以合唱型式詮釋校園民歌締造銷售佳績,新格唱片陸續出版【我唱你和2】、【重唱台灣歌謠1】、【重唱台灣歌謠2】等多張系列專輯。

1982年陳揚以長笛重奏專輯【蝶舞】獲金鼎獎作曲獎,同年為劉文正主唱的《卻上心頭》譜曲,隔年為劉文正作詞譜曲《誰在眨眼睛》。之後,赴美著名音樂學校Dick Grove School進修廣告、音樂以及電影配樂、編曲和電子合成。返台後展開個人音樂創作生涯,包括廣告、電影、劇場配樂等,並於1988年成立



▶ 蕭麗紅原著《桂花巷》1987年改編成電影。(聯經出版社提供)

比特音樂製作公司從事音樂製作。

電影音樂 跨越時空

在陳揚的音樂創作中,電影音樂是個相當特殊的領域,雖然在1980年代便有參與,但直到1985年以陳坤厚導演的「結婚」,獲得第22屆金馬獎最佳原著音樂,往後幾年,他幾乎成了金馬獎的常勝軍,而且每一首電影插曲如《桂花巷》、《魯冰花》等都相當具有特色。

「音樂,具有跨越時空的特質,它可以讓人很快速地進入另一個時空。電影音樂搭配影像與劇情,更容易讓人『感同身受』融入情境當中。」陳揚表示,電影音樂扮演協助導演說出內心世界的管道。

1987年為蕭麗紅原著《桂花巷》改編的同名電影插曲《桂花巷》譜曲,獲得第24屆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

故事敘述從小父親早逝的剔紅和母親的情感很親密,然而母親去世後她呵護長大的弟弟也遭逢海難身亡,她不願意再重蹈母親守寡的悲苦命運,不願意再過窮苦的生活,因此,毅然決定割捨心中對漁鄉男子的情意,寧可迎向茫茫不可知的未來,選擇嫁給城裡的少爺。

► 陳揚為電影「桂花巷」譜寫插曲，獲第24屆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滾石唱片提供）



原以為可以完全掌控自己人生的剔紅，卻因丈夫的早逝，而步上與母親年輕守寡的相同命運，後來和長工私通懷孕，在兒子的協助下遠赴日本生產後將孩子送人……，她那曲曲折折、平凡女子卻不平凡的一生，誠如作詞者吳念真在最後一段歌詞所寫：

風吹身軀桂花命，如果想起心就痛，
恩怨如烟皆當散，禍福當作天註定，
往事何必回頭看，把他當作夢一般，
啊……把他當作夢一般。

陳揚哀而不怨的旋律，主唱潘越雲渾厚多情的嗓音，都使這首電影插曲受到熱烈歡迎與好評。另一首膾炙人口的電影插曲《魯冰花》也是他所譜曲，1989年獲得第26屆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對影像有著敏銳感受力的陳揚表示：「《魯冰花》像一首淒美傷感而深沉的詩。」

這部1980年代末的台灣電影，改編自鍾肇政所寫的社會寫實小說，以一對姐弟為劇情主軸；弟弟古阿明生性活潑，課業成績不好但卻有繪畫天分；姐姐古茶妹小小年紀卻很懂事和體貼。

來自大城市的美術老師郭雲天慧眼識才，極力推薦阿明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但遭到大部分老師抵制，而且一致推選有錢有勢的鄉長兒子參賽，眼見學校老師們的勢利和奉承，郭雲天失望離開並帶著阿明相贈的畫作「茶蟲」作記念。

已受肝病折磨的阿明，失望於不能被選上參加畫畫比賽，而且唯一疼愛他的美術老師也離去，父親又無力讓他接受醫治，阿明因此病情加重。在一個小雨綿綿的陰天，獨自來到山下河旁，想實現要把這美麗山水畫出來的心願，這也成了他最後的一張畫，然後靜靜地宛如熟睡般去世，手中仍拿著美術老師送給他的紅色蠟筆。

美術老師把阿明的「茶蟲」畫作送去參加世界比賽獲得第一名，消息傳來，整個水城鄉人人都為此殊榮感到臉上有光，姐姐茶妹代表不會講國語的爸爸致感謝詞時表示：「為了一個死去的小孩子，讓大家站在這裡曬太陽，真不好意思，大家都說他是天才，在他未得獎以前，只有郭雲天老師說他是天才。」

這個美好又令人心酸的故事，夾雜著許多美麗與哀愁，來自土地的故事，鄉土的情感，還有現實社會的無奈，有時令人生氣，有時令人歡喜，或許這就是人生吧。

由於受限於拍片成本考量，陳揚回想寫這首歌就像在「打仗」，原來導演楊立國臨時通知他「明天要一首主題曲」，對劇情已有相當程度瞭解的陳揚，趕快找老搭檔姚謙溝通歌詞內容，「隔天，姚謙早上7點開始寫歌詞，將近9點寫好後我就開始譜曲，10點歌手曾淑勤就進錄音室，下午就把錄製帶交給導演。」陳揚強調，在演藝圈不能靠靈感吃飯，而是平時累積的實力。

影片開頭，這首主題曲就不斷演唱，崛起於校園民歌比賽的曾淑勤，渾厚的中低音域，竄流著源自山林原始美質的自在與奔放，歌聲慢慢融入影片中古阿明與茶妹哼唱的曲調，導演林立國對情境張力的掌握，隨劇情推移，讓人對阿明的遭遇感到不捨，最後的結尾曲由陳揚親自演唱，慷慨激昂、充滿爆發力的嗓音，唱出了悲情卻不悲觀的曲調，將劇情帶向高潮後結束。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會唱歌，
想家的夜晚它就這樣和我一唱一和，
我知道午後的清風會唱歌，
童年的蟬聲它總是跟風一唱一和，
當手中握住繁華心情卻變得荒蕪，
才發現世上一切都會變卦，
當青春剩下日記烏絲就要變成白髮，
不變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來回的唱，
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地上的娃娃想媽媽，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媽媽的心呀魯冰花，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媽媽的心肝在天涯，
夜夜想起媽媽的話，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 陳揚2003年與舞蹈空間舞團合作「再現東風」。(舞蹈空間舞團提供 / 謝三泰攝)

劇場音樂 學會讓步

陳揚多元的音樂觸角還延伸到舞蹈、舞台劇的音樂配樂，如雲門舞集「薪傳之渡海」、綠光劇團「領帶與高跟鞋」、太古踏舞團「詩與花的獨言」、當代傳奇「奧瑞斯提亞」、舞蹈空間「東風乍現」等。

以2003年與舞蹈空間舞團合作的「再現東風」為例，陳揚和編舞家楊銘隆、導演李小平的合作採三線同時並行，以音樂與舞蹈來說，由楊銘隆先將大部分的舞蹈動作編成，再由陳揚寫入音樂，同時陳揚與李小平也提出對舞蹈動作的意見，「李小平從視覺效果與戲劇的張力切入，我必須拿捏音樂與舞蹈在每一個片段中，何者為主何者為輔，進而與楊銘隆討論音樂的質地及跟舞蹈的連結。」

由於和舞蹈空間舞團已有相當長的合作經驗，陳揚解析舞蹈動作的功力自不在話下，但是聽了幾段「再現東風」的音樂，發覺到這個因舞而生的音樂，若抽離舞蹈元素後，也是相當精采極具戲劇性的獨立作品。

「人聲是最引人注目的音樂素材。」陳揚表示，不管是吟唱或是誦經、喃喃自語或引吭嘶吼，都是取其聲韻、音色與其他樂器一起編織，歌者唱著什麼字？念誦的是什麼經文？都不是首要考量的事情，「一切都是為了成就那聲響上的意境，而這意境，則是為了成就所謂東方的呈現。」

所謂東方的元素，從8位專業舞者加上8位來自國光劇團的京戲演員的結合，便可窺見陳揚的意圖，他在音樂中使用大量的傳統音樂素材，如傳統樂器與京戲唱腔，此外也將京戲的情節帶入音樂中。演出現場，陳揚也安排了演員與舞者的吟唱，現場的人聲與預製的音樂合而為一，成為完整的演出。

陳揚表示：「藝術跨領域合作，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讓步』。讓步不是失去對於本領域的掌控力與自主權，而是必須將整體呈現視為最終目標，所有的堅持與妥協都必須為著那最終呈現的完整。」

他強調，如果只固執地堅持一方所要追求的，那麼領域之間的界線鴻溝將無法彌補，如此所合作的作品也將無法具備融合各領域之美的面貌，「藝術就像容器，不能只放自己的東西，必須『讓』出空間，讓別人的東西也可以放進來。」

陳揚認為，創作者必須將自我從作品中抽離，「每個作品都有其獨立的生命，創作者扮演的只是將作品呈現在世上的幫手，若創作者能從對作品的獨占慾中超脫，作品自有它屬於藝術上的純粹價值。」

陳揚追求自我，甚至厭惡強行定位音樂的創作形式和分類，2005年為綠光劇團10年前的壓箱戲「都是當兵惹的禍」編曲，打擊樂、京胡、笛簫、嗩吶、鍵盤和大提琴交錯融合，陳揚讓「嘻哈風格」走進傳統戲曲、國台語的Rap音樂遊走在優美的民謠小調與傳統聲腔之間、京劇的「板眼」又與Rap哈波交疊出另類的音樂質感。

► 陳揚為「再現東風」所創作的音樂是極具戲劇性的獨立作品。(舞蹈空間舞團提供 / 謝三泰攝)





▲ 陳揚為郭金發的台語專輯【台灣人！】編曲。（太笙唱片提供）



▲ 鳳飛飛的【浮世情懷】專輯中收錄兩首陳揚的作品。（真善美唱片提供）

音樂頑童 多方遊走

接受正統音樂教育、學院出身的陳揚，從他的各式作品——雲門舞集「薪傳」、蘭陵劇坊「螢火」、郭金發台語專輯【台灣人！】編曲、電影配樂《桂花巷》和《魯冰花》來看，堪稱五光十色，似乎難以界定他屬於嚴肅或通俗作曲家的身份。

對陳揚而言，「音樂」只是他將己身對各種事物的感受與情感表現出來的管道，就像影像工作者透過攝影作品、作家透過小說或散文、舞蹈家透過肢體語言等，都是將「內在」情感「形於外」的方式。

自稱對影像很有想像力，從不把自己「設限」的陳揚，1991年完成【尋找台灣生命力】音樂專輯創作，迥異於以往音樂表現與關懷取向，偏重本土意識及人文訴求，涵蓋社會性、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探索範疇，「有幸生長在台灣土地上，又身處新生和中壯輩之間，此次大膽讓自己以觀察的角度，主觀表達對社會脈動的牽連與感念，藉較嚴肅的音樂創作語法來呈現。」

除將內心對台灣母親的感動透過音樂形式表現出來之外，1990年代他也創作不少流行歌曲，在鳳飛飛1990年發行的【浮世情懷】專輯中，分別為陳家麗作詞《走的多遠想你多久》、小野作詞《談了一夜》兩首歌譜曲；1992年為許景淳【你來自何方】專輯自譜詞曲寫主打歌《你來自何方》；1994年為鳳飛飛【驛

生命力

站】專輯范俊益作詞《陪傷心人說往事》譜曲。許是已近不惑之年，讓他對世事有所感懷，所譜旋律深沉中發人省思，如《陪傷心人說往事》歌詞所唱：

時光似箭，
我久遠的朋友是否一切如願，
你外表沒變，心好像累一點，
你笑容依舊，眼中卻埋著歲月，
我和你一樣心跟著累一點，
在人生路上掉過無數次眼淚，
找個地方讓我們聊聊天，
所有思緒還給從前……

這位對「美食」情有獨鍾的音樂頑童，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廚師，言談間只要提到美食，總見他流露滿足的笑容，廚藝了得的他，拿手菜是牛排，「竅門無他，就是要捨得花錢買好食材。」

由於從小備嘗「被訓練」的「苦難」，陳揚並不鼓勵子女走音樂的路，而要他們快快樂樂的做自己，就像他現在一樣。這位悠遊於編曲、作曲、廣告音樂、電影配樂、唱片製作各領域的音樂頑童，下一次會玩出什麼新花樣，相當讓人期待。❏



▲ 與音樂界好友合影。左起：陳揚、黃霽、鳳飛飛、羅大佑。（陳揚提供）